



# 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20日
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  
陈明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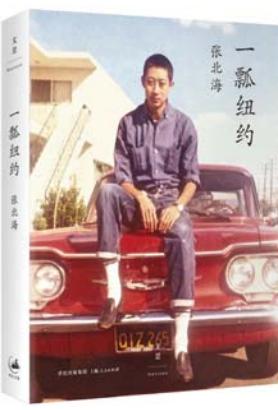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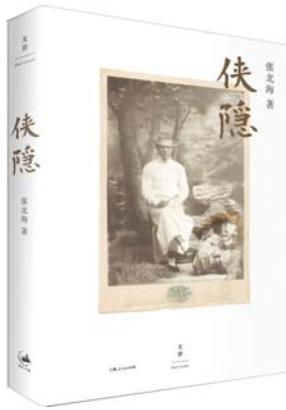
# “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”西去

《侠隐》《一瓢纽约》作者张北海去世

北京时间8月17日下午，作家、小说《侠隐》作者张北海在纽约去世，享年86岁。张北海的侄女张艾嘉女士表示，“他没有太多痛苦，安静离世”。张北海祖籍山西五台，1936年生于北京，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，曾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，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，1962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，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。著有《侠隐》《一瓢纽约》等书。他的《侠隐》在文字中复活老北平，得到了阿城等众多作家的称赞。

在负责出版张北海著作的文景公司编辑眼中，张北海是冷幽默专家，威士忌重度使用者，同时有两支妙笔，书东写西，一手绘纽约，一手描北平。他的《侠隐》在文字中复活老北平，阿城先生称赞其具有“贴骨到肉的质感”“果然好看”，还有人说“读了《侠隐》，勾起乡愁”；而他笔下的纽约，确实与任何人写的都不一样，看起来边角，细细碎碎，更像一个有趣的老人在陪你行走街头，边走边聊，历史掌故信手拈来，担当陈丹青口中的“纽约蛀虫”。

在台湾，张北海的名气很大，这名气或许来自，叶嘉莹是他的中文老师、张艾嘉是他侄女，甚至他在美国华人圈中的“江湖地位”。上世纪70年代起，张北海的家就是初抵纽约的华人了解



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地，而更熟悉他的人都明白，他的名气因其为人为文的风度，也因此阿城说，他迷张北海文字的根本原因，在于迷其风度。

文景公司在大约十五年前开始关注华语文学，当时的编辑看到张北海在《万象》里的一些文字，找来大量文本阅读，甚为喜爱，在2007年推出了小说《侠隐》（首版）。

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民国初年以老北京为背景的江湖侠义故事。张北海创造的这个老北京，既不是老舍笔下悲辛交集的下层民众生活，亦不是曹禺笔下在传统的桎梏中

痛苦挣扎的北京人家，与张恨水的旧派小说风景更是迥然有别，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景象和新的可能：透过今日开放社会的眼光去回望传统，发现其中的美好，并创造一个理想的城市。真正的老北京已经消失，而张北海却用文字使它复活，使它栩栩如生。

《侠隐》之后，文景公司又陆续出版了作者的系列散文，《人在纽约》《天空线下》《美国：八个故事》，后这些散文在2015年被辑为一册《一瓢纽约》，由张北海先生自定篇目，算是一部自选集。书中收录50篇文章，并配有百幅

彩图。这不光是一个讲美国、讲纽约的文化读本，这里虽有旧物，但丝毫不老，更能体现出一个妥帖、平易、恬淡的人，一个写“无用之物”、视角独到、让人着迷的老嬉皮。

2018年，姜文导演将《侠隐》改编成电影《邪不压正》，正式上映。《侠隐》出了新版，遵作者意修订了个别文句。在文景举办的观影会上，李陀、汪晖做了一场影后叙谈。汪晖评价：“姜文电影的底色在于，他是一个记忆和感觉很充沛的人，所以主观意识极强，多半通过这种情绪把片子的合理性鼓荡起来……”《邪不压正》的热映，让张北海走入了更多读者心里。

大概从2008年开始，张北海每两年回一趟北京，与编辑见面，会会老友，见老师，以及回山西老家。在《一瓢纽约》里收录的“五台山上，五台山下”，便是张北海在1986年奉母之命，特意回了趟五台老家，此前他从来没有回去过。2015年，他又回了一趟老家，距离上次回乡，已是三十年后，那次只是夫妻二人外加导游和司机。而这一次，是一大帮人，其中还有张艾嘉、贾樟柯和赵涛。

他最后一次回北京，是2018年。

是时候重读一遍《侠隐》与《一瓢纽约》了。

（王玲）

# 老北平的消失，侠之终结

——《侠隐》作者张北海答客问

杨泽：您写作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部长篇武侠，为什么以前不写这个题材呢？又为什么现在要写呢？

张北海：《侠隐》是我第一部武侠，也是我第一部长篇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想到要写长篇，或写武侠。现在写，主要是为了退休之后找件事做。既然没写过长篇，也没写过武侠，那就决定不妨试试。而且，写了三十年美国，也有点烦了。

杨泽：书中有关庶民生活的资料相当有真实感，尤其关于街道巷弄，各个地点的对应，给人感觉您写作时有份翔实的地图，不知您当初下了多少功夫？这份工作做起来想必特别有趣吧？（尤其看您对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，叫了什么样的菜，吃了多少分量，总是写得巨细靡遗）？否则您大可捏造某个朝代的某座城市为背景，省去许多考据功夫，不是吗？

张北海：既然我把小说的历史背景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，又把这个侠放在现实社会，那三十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、风俗习惯、政治经济、社会文化、市容街道……就不但在所必需，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。

早在我一九六六年动笔之前两年，我就开始做笔记了，包括整理出一份民国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北平市街道图。另外，我的书架上有古老北京的参考资料，总有好几百本，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。一点不错，考据工作费时费力，可是对我来说，也不是那么苦，许多参考书籍，我早就有了，而且也不是为了写小说才买的，所以，就算不写这部武侠，通过这些书来了解一下我出生的古都，认识一下我成长的年代，也未尝不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。况且，这是一部写实小说，越能多给读者一点真实感，作品就越有意义。当然，我也大可捏造一个朝代和一座城镇，作为小说背景，何况又省去了许多考据功夫。

可是，这部《侠隐》，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，尤其对我个人来说，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：老北平的消失，侠之终结。当然，这是我给予小说的一个主题。也就是说，无论这在历史上成立与否，这是我个人对老北平和侠的一个看法。但是，也正是因为我要小说传达这一层意义，那就自然地排除了凭

《侠隐》是张北海的第一部武侠小说，写于1996年—2000年。多年来，张北海以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华人世界，这第一本武侠小说，却将背景设置在他童年生活过的老北京。而这武侠，亦非传统小说的路数，而是写了其反面，即武侠的终结。与此相连的，就是时代的变迁，以及老北京的消逝。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侠，莫如说是老北京，小说中的旧京风味悠远醇厚，滋味十足，惟妙惟肖，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，流连忘返。借由张北海之笔，作者本人“行走”了自己出生之地，读者则漫游于一个精心雕琢的北平，追忆城之消逝，也感叹于侠之终结。新版《侠隐》中特增补张北海答客问一文，供读者探究更多《侠隐》的前世今生。



1975年，张北海在东非肯尼亚留影

空捏造一个朝代和古城的可能了。

杨泽：在书中得来的印象，这本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追怀与纪念一个已经逝去的老北京，那个北京如何定义？它对您的意义是什么？在您心目中，它跟更早的北京和更后来的北京，差别是什么？

张北海：前一辈老作家都没有能够为三十年代老北平下任何定义，我怎么敢？

我只想指出，小说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家世，大部分属于中上阶层，今天，我猜多半只是这些人会去追怀那已逝去的老北京和好日子。这么说好了，如果骆驼祥子没有死，而且拉了一辈子洋车，我怀疑他会认为三十年代北京有过什么好日子。可是如果硬要我来为这个老北平——北伐到抗战这十年——下任何定义，那我可以这么说：老北平这“金粉十年”，是有关有钱人的乐园，老百姓的清平世界。

杨泽：这本书很精彩，不知有没有写续集的计划。中国的武侠似乎总无法在近代（遑论现代）存身，但

是美国的蝙蝠侠、超人等，受欢迎的程度却是历久不衰。不论武侠角色

或西式假面超人侠客，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能否在现代场域中找到适当的生存条件，例如充裕的资金、少数间接但非常有力的支援（撑腰者）、保持双重身份神秘的可能性、大量存在需要他纠正而且足以引起大众认同的社会不义等。您塑造的“燕子李三”在这些方面很具可信度，您觉得有可能把这类人物移到更接近我们的时间里，让现在人们的想象空间出现一位现代游侠吗？

张北海：把李天然放在三十年代的北平，其目的之一，就是设法为武侠在近现代存身，探求一个可能。

超人和蝙蝠侠不在我考虑之内，因为自从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连环画图书中诞生，到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在好莱坞电视、电影中，无论人物还是故事，都是以夸张性卡通式的手法来表示。也只能如此——只过瘾，别当真——才能避免任何游侠在现代存身所必须面对的一切实际问题。

《侠隐》是部写实作品，因而不

得不面对这些实际问题，并试图打开一条出路，而且作出合乎常理的安排。因此，以训师“行侠仗义……打抱不平……不为非作歹，不投靠官府”为游侠精神的李天然，到头来还是不得不与半官方的蓝青峰合作，才报得了仇。这当然是作者利用当时的局势，设想出来的一个方便之门。

但一次尚可，二次便俗。这也答复了另一个问题：会写续集吗？不会。

可是，想到主演了六部还是七部之后发誓绝不再演007的康纳利，最后还是又演了一部。所以，Never Say Never。

至于是否能把“燕子李三”这类人物移到21世纪的今天，使中国的想象空间出现一位当代游侠，我认为绝对可能。这是一个仍在寻找作家的好题材。

杨泽：如果要给这本书找缺点，就是打斗场面太少，对武功的描写简直就是没有。您要在这些方面略做加强，一定办得到，而且李天然年纪轻，血气方刚，虽然被师门血仇压得非稳重不可，但他的态度，对打架似乎毫不排斥。您对这一点观察作何回应？

张北海：书中打斗场面太少，我知道，主观因素（或偏见）是我中年以后重看旧武侠，发现很难忍受当年令我着迷的那些又玄又长的武打描述。

我更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、玄乎其玄的武功。而且我要我的侠隐出手见效，干净利落。而且从打斗次数来说，也并不少，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，掌毙一人，轻伤一人，重伤一人，打死四人，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。

再考虑到从李天然前门东站下车，小说叙述即完全以他的观点看世界，他不去边打边解说一招一式，作者也因而无法在旁插嘴解说了。

至于李天然是否会排斥任何打架的机会，我希望我的英雄会加以选择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蓝马二人说，“任它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

该做才做，该做就做。

没有任何人，包括我们的侠隐“燕子李三”，可以饮三千弱水。